



责编/任波  
美编/吴志立 校读/李乐

## 《光影山河：电影与抗战》

作者：秦翼、张丹  
出版社：江苏人民出版社  
出版时间：2025年4月

内容简介：本书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，深入考察十四年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，探讨战争对中国电影产业及电影艺术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。书中研究了抗战初期电影生产、大后方艰苦卓绝的抗战电影宣传、根据地的人民电影创作，以及香港和上海两大“孤岛”电影生产等动荡时期的电影发展。



长沙图书馆 供稿



## 活出光彩，成为光一样的人

陈诗悠

读完王子君先生的小说《盛体》，我的内心是热血的、温暖的、感动的。仿佛被人间真情、人生持久的力量，紧紧包裹住。我也瞬间拥有了面对艰难人生的勇气和无畏。或许困难、伤痛，从来都不算什么，真正的自我，真正的强大，就是我们在人间风雨中，一次次超越自我的觉醒。

如果说这本书是一面多棱镜，照出了生活种种的形态，又强烈地投射出了新时代的气息，那么书中阐述的友情、理想、爱情、自我救赎，正如人生的光芒一般，润泽、照耀着我。让我明白，要寻找人生的光，自己更要成为光。

这本书里，主人公杨尔蕉和朋友书亚，那份真挚的友谊，为彼此的生命照亮了一束光。她们从十字路口的相识起，就一见如故。尔蕉文静而坚韧，书亚外向又爽直，她们经常一起谈论生活的困境、人生的规划、对自由的追求。她们相互欣赏，相互成就，也互为支撑，然而又同病相怜，都在身体里有着一个神秘的胎记。这样的相惜和灵魂的共鸣，让这份友情成为整个故事的光，也使整个故事贯穿着温情和力量感。这份友谊应该是“人生呼应来的灵魂”。

书中，杨尔蕉和书亚执着追求理想的信念，是我长久沉醉的情节。书亚本是出版社编辑，也是一位已婚女性，但为了自己的出版理想、写作之梦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渥的工作，做起了自由写作者。最后在书亚的影响下，她如愿辞职，拿起了画笔，找回了真实的自我，这种自我中有人格的独立，思想的自由。

这种强烈的信念感，敢于挑战的人生态度，让人无限向往。两位女性冲破生活重重的束缚，无所畏惧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人生，这给俗世中的女性带来很多启发。

书中杨尔蕉的爱情，充满痛苦和波折，但也让各种面貌的人性徐徐展现出

来。这些肤浅的男人，只在意外表的美丑，却忽略了灵魂的本质。但孤独又坚强的尔蕉，仍想活出光来，想成为光一样的人。这是她人生的出口，也是光进来的地方。

当杨尔蕉遇到画家曾渔，一切就不一样了，曾渔看到的是尔蕉的灵魂之美，并给予她足够的宠爱、理解、包容和尊重。他们的邂逅和相知，因一场三个月之久的裸体画作开始。他们从最开始的试探和怀疑，到彼此的信任和深爱。尔蕉身体上那块蝎形疤痕，在曾渔的画作中，不再是丑陋，而是变成了一朵娇艳、热烈的蝎尾蕉花。此刻，尔蕉被爱情的光芒彻底照亮，内心也完全打开了。两个人的爱情，从此开始。书中温情地写道：“只有真正的爱情，才会忽视身体的缺陷。只有心灵高贵美好，才会将丑陋的疤痕当成盛开的花朵。”

尔蕉暗淡的内心，终于被书亚的友情和曾渔的爱情照亮，这道温暖的光，照得她明媚而灿烂，这是她生命的第一次成长和飞越。

尔蕉对绘画极有天赋和悟性，曾渔是一个好丈夫，更是一位好老师，总是不断鼓励尔蕉，指引着尔蕉在绘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这段婚姻，也是尔蕉生命里，最幸福、最珍贵的两年时光。只可惜，曾渔的突然离世，顷刻间割断了尔蕉的成长，让她变得迷茫而慌乱。

那么在小说的后面，尔蕉从一个欣赏者，变成了一个画作者。拿起画笔，用自己生命的坚韧、对曾渔的深爱，完成了曾渔留下来的草稿画《盛体》，从此一举成名。当面对一涌而来的盛名和诱惑，尔蕉的自我救赎，才真正开始了，这是她生命第二次的成长和觉醒，更是整本书的高潮，以及思想的升华。

《盛体》/王子君 著/  
安徽文艺出版社/2025年5月

## 半本书又半本书

李伟明

这本书，是关于读书的书。收在里面的文章都和书有关，所以取名《书之书》。

那时，我在报社负责副刊，常常感叹本土作家的作品难以走向全国。虽然有几位老作家曾经在业内名声不小，但到了互联网时代，他们的大名在网上几乎搜索不到，更别提当年那些作品了。酒好也得勤吆喝，我认为，在百花齐放、写手如云的今天，作家们的作品哪怕再好，也需要有人推介，光靠自然生长，恐怕难以走得更远。于是，我便和编辑部的同事商议，在副刊开设一个栏目，专门介绍本土作家。与之相对应的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以评论的方式推出本土作品。

后来，因工作调整，我离开报社，但为他人写书评的事，我还在坚持，此后我换了两个单位。不管从事什么职业，都没有放弃阅读与写作。到2017年初，市图书馆为营造读书氛围，在报纸开设书香专版。因我写过一些书评，图书馆负责人约我开了个专门推介本土作品的栏目。令人欣慰的是，2019年省里评选报纸副刊好作品（2018年度）时，这个读书专栏获评优秀专栏。

此后，我还陆续为本土出版的新书写了些评论性的文字发表在本地报刊。这个

专栏在写着写着中，我的想法有了些变化，索性选择已故现代作家的书，后来又包括古人作品评一评。

向来喜欢武侠，自己还写起了武侠小说，便借此机会对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也谈了些体会。梁羽生的作品可圈可点者不算多，放在一篇文章里说完。金庸的作品本来值得细品，但时间关系，只选了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各写一篇，而且只能写成“印象记”——很表层，确实只是凭印象点到为止。

这两部分内容，便组成了本书中的“本地书”和“九州书”两辑。此外，我将和自己的书有关的文字单列出来，作为一个部分。这部分的数量最少，纯粹是为了交代此前出版的几本书的写作背景等，带点“备忘”的意味。

就这样，通过后面两部分内容，又凑起了半本书。半本书与另半本书叠加，这本《书之书》就算完成了。

我知道，这只是一本小众图书。写这样的文章，出这样的书，还有一个出发点，就是希望倡导读书。当今社会太需要阅读氛围了，不管你读什么书，高雅作品还是通俗读物，总比不读好。

## 诗痴老翁

胡宇

近日宁乡老诗人黄建中先生赠我一本新书《怡心斋吟草》，与很多诗人的诗集不同，这本书是诗人近年来在全国获奖的作品结集，并由多名书法家合力，写成了书法作品，可谓诗书并茂，颇有些看头。

黄老先生今年八十有二，仅读过几年小学，正式写诗的时间并不长。他曾经在龙田镇当过村党支部书记，据说是在这段时间，结识一来此帮扶办队的干部，干部喜欢讲四六句子，他就开始跟着琢磨趣味无穷的韵文，不过用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，这时写的都是打油诗，对于真正的诗词，尚没有入门。后来经商办企业，并在宁乡城置地办厂，算是事业小成，年近花甲的时候，闲暇渐多，诗心更重，于是正式拜师学诗，首先请诗友黄定荣教其平仄，后又在宁乡老年大学师从徐拂荣。

老先生迷诗成痴，有许多笑料和趣事。几年前家里自建房失火，家人惊慌失措，一边打119，一边互相招呼快速逃出。老先生却兀自在书房，一无所觉。儿子跑进去，把他架出来，他却还要挣扎着进去抢救诗稿，“桌上有我下午写的诗呢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”。儿子哭笑不得，“诗没了可以再写，人没了就真没了啊”。

十年前，老先生别出心裁，把龙田老家的庭院，建成了30米长的诗墙，诗墙用上等石料建成，镌刻了25位知名诗词楹联家及书法家的作品25幅。本是老先生自娱自乐，没想到竟成龙田美丽乡村建设的打卡地，“乡村老翁自建诗墙”的新闻不胫而走。

自正式习诗以来，老先生积极参加全国各类诗词赛事，夺金摘银，斩获颇丰。诗人杨宗义认为，老先生的诗作“或咏山河之壮，或哀黎庶之艰，健笔雄文，风骨飒然”。中国诗词协会副会长郑万才评论：“黄建中的作品朴实庄雅，灵而不涩，用典无痕，推陈出新，写得最美的是他的七言绝句，很有看点，其次是楹联、五言律诗和词，总能给人带来惊喜。”老先生自己也认为，最难写的是绝句，要是处理不好，就变成了没有韵味的打油诗、顺口溜，而七言律诗则需要在中二联上下足功夫，在尾联上做足文章，炼出既精彩又不失严谨的好句子，五言律诗包括五言绝句，都要多在“炼”字上发力，炼出色彩，炼出情调。

那天因《怡心斋吟草》出版，几位诗友小聚，按惯例做同题的游戏。在座13人，就以苏东坡“问钱塘江上，西兴浦口，几度斜晖”分韵，我不擅诗，但也拈得一“兴”字，勉强作《临江仙》一词，表达对老先生的敬意：“泐水烟霞凝卷帙，诗门花甲新盟，火中犹护锦囊情，痴翁寻锦句，九域动金声；霜年喜伴三千韵，怡心斋里深耕，万丈波澜笔底兴，今朝歌大雅，明日更峥嵘。”

《怡心斋吟草》/黄建中著/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/2025年5月



## 《号角》讲述聂耳红色故事

钟芳



《号角》/何南 著/人民日报出版社、晨光出版社/2025年6月

### 真池琴弦熔铸青春

聂耳1912年生于昆明，自幼就显露出超常的音乐天赋，他自学笛子、二胡、三弦、月琴、小提琴、钢琴等乐器，在上学时便担任乐队指挥，同时在大革命浪潮中接受了进步思想。1930年，聂耳从云南避难到上海，参加反帝大同盟，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。1932年，聂耳结识了著名剧作家田

汉，田汉发现聂耳思想进步且很有才华，就积极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。1933年初，经田汉介绍，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为宣传抗日，田汉与聂耳并肩战斗，两人合作创作了诸多抗日歌曲，包括《开矿歌》《大路歌》《毕业歌》《码头工人》《前进歌》《梅娘曲》等，这些歌曲成为鼓舞人民、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。

### 血火淬炼《风云》曲

1935年初，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剧本交稿不久，田汉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，剧本及歌词留在夏衍手上。聂耳对此义愤填膺，他主动请缨为电影作曲。“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，创作的冲动如潮水般在脑海里涌动，有时都来不及记下来。”聂耳废寝忘食，很快拿出了初稿。这时，聂耳也面临着白色恐怖的威胁。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，他不得不离沪赴日，计划转道苏联深造。在日本期间，他完成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定稿并寄回国内。一首伟大的歌曲由此诞生，它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，吹响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、血战到底的战斗号角，使人热情迸发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### 青春陨落号角永恒

聂耳在思想上的进步引领了其在艺术上的飞跃，一串串铿锵、动人的音符勃发于风雨中、阳光下、大地上……书中描写聂耳在上海霞飞路的亭子间里创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场景尤为出彩：“时而在桌子上狂打拍子，时而把阁楼踩得吱吱有声，时而高亢而反复地歌唱，时而疯狂地弹着钢琴……”这些画面感极强的诗句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的执着追求，更深刻揭示了聂耳的作品之所以能如此受到人民的欢迎，究其原因在于它是从热血里奔流出来的，从情感中迸发出来的，所以才那么真切、那么感人，正如田汉所言“他是自己真正站在了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要求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聂耳没能等到

民族解放。1935年7月，这位天才音乐家在日本鹄沼海岸不幸溺水身亡，青春之歌戛然而止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聂耳人生和音乐才华的高潮与绝响，更是其革命生涯最光辉的诗篇。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描写：“中华民族虽已远离了积贫积弱/但这首歌时刻在输送心灵的给养/以海洋的蔚蓝/以宇宙的洪荒/以旗帜的鲜红/以夜色 的安祥。”以细腻入微的情感笔触，充分阐释了聂耳精神的永恒价值。聂耳创造的音乐光芒穿越时空的阻隔，照亮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勠力同心、砥砺前行。



# 关爱保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



长沙市文明办 宣  
设计：星辰在线（长沙文明网）